

当乡村振兴遇上“离乡进城”的银行： 银行地理距离重要吗？*

庄希勤¹ 蔡卫星^{2,3}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银行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必不可少。本文从银行贷款审批的信息问题出发，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来探讨由于地理距离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对贷款的影响。利用来自银监会的一个独特数据，本文着重考察了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从趋势上看，银行越来越表现为“离乡进城”，银行分支机构越来越远离农村，靠近城市，银行地理距离越来越小；其次，从微观层面来看，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得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银行离农村越近，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得性就越高；最后，从宏观层面来看，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地区获得贷款占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银行离农村越近，农村地区获得的贷款比重就越高。上述结果表明，“离乡进城”的银行不利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乡村振兴必须高度重视农村金融发展。

关键词：银行地理距离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 信贷可得性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不仅是新时代着力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也是着眼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大举措（黄祖辉，2018）。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金融要先行。事实上，“三农”问题长期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城乡间金融发展不平衡和金融为“三农”服务不充分。资本嫌贫爱富的本性使金融服务具有明显的排斥性，大量优质金融资源集中于城市、大型企业和富裕人群，而将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和低收入阶层排斥在外（Morrison and O'Brien, 2001; Leyshon and Thrift, 1994, 1995; Leyshon et al., 2008; 粟芳、方蕾, 2016）。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Demirguc-Kunt et al., 2008），全球大约还有 27 亿成年人得不到任何正规金融服务（World Bank, 2012）。金融排斥在中国也非常明显，不少地区和群体的基础金融服务严重不足，尤其是那些贫困地区

*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广东省银行服务农村的现状评价与优化路径研究”（项目资助号：GD18CYJ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农村家庭（许圣道、田霖，2008；粟芳、方蕾，2016）。

那么，中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具体情况如何呢？田力等（2004）运用戈德史密斯理论描述和测算了中国农村金融的理论融量和实际融量，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存在巨大的金融缺口，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粟芳、方蕾（2016）利用一个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当前农村金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供给不足，金融排斥与普惠金融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王国刚（2018）进一步指出，普惠金融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实践层面中存在的金融供给不足、偿债能力难以确定、资产权益难以确定、金融服务成本制约和营业稳定程度不足等问题，是金融支持“三农”难以充分发挥的主要成因。

作为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新兴经济体，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部分是银行体系（蔡卫星，2016，2019）。从普惠金融的角度出发，银行体系是当前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刘锡良（2006）指出，目前商业性保险、证券、担保、信托投资、租赁等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业务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粟芳、方蕾（2016）的调查也显示，农村金融主力机构是银行。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充分发挥银行体系的主力军作用。那么，当前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服务农村地区的现状和趋势是什么样的？银行服务农村对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有何影响呢？

参考蔡卫星（2019）、方芳和蔡卫星（2016）的做法，本文利用中国银监会的一项独特数据，建立了新设银行分支机构地理信息数据库，并根据这一数据库中每个银行分支机构的地理信息（经纬度）测算了这些机构与城市中心的地理距离（以下简称银行地理距离）。本文建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刻画了银行地理距离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进一步结合家户层面的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宏观数据进一步检验了上述命题。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首先，随着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科学内涵、实施路径等问题（黄祖辉，2018），其中金融支持被认为是关键抓手之一。本文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估计了银行“离乡进城”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并进一步识别了可能的机制，对于更好地理解并发挥好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作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其次，本文利用中国银监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库，首次基于经纬度信息构造了银行地理距离数据。自从方芳、蔡卫星（2016）第一次使用中国银监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库之后，这一数据在最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蔡卫星，2019），但是目前还没有利用银行分支机构经纬度信息的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了银行分支机构地理信息数据库，具有良好的扩展性质。最后，本文将银行地理距离引入贷款决策模型，通过分析贷款决策临界条件刻画了银行地理距离对于贷款可得性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银行贷款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数据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描述中国银行业“离乡进城”的特征化事实；第三部分提供一个理论模型，从信息成本角度探讨距离如何影响银行贷款决策；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介绍本文的变量和模型；第五部分从微观层面出发，利用家户调查数据考察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的影响；第六部分从宏观层面出发，利用城市数据考察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地区贷款资源配置的影响；最后总结全文，提出政策启示。

二、“离乡进城”的银行：2008~2015

（一）数据说明

在银行地理距离数据构造上，参考方芳和蔡卫星（2016）、蔡卫星（2019）的做法，本文从中国银监会网站获取了全部银行分支机构金融许可证信息。在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本文删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银行，最终保留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邮储银行及外资银行。根据金融许可证的批准成立时间信息，本文建立了分年度新设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库。根据办公地点信息，笔者依托百度地图提供的开放平台服务，批量获得了每一个新设银行分支机构的经纬度信息，并据此计算了每一个新设银行业分支机构与所在城市中心的地理距离，在此基础上测算出新设银行分支机构与城市中心的平均地理距离。

（二）银行地理距离的特征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笔者以这一重要文件作为参考，重点关注了2008~2015年银行地理距离的时空演变，发现主要存在着以下特征：

1.越来越“离乡进城”的银行。笔者统计了2008~2015年全国各城市银行地理距离的平均值，结果见图1。从整体上来看，银行地理距离平均值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平均52公里迅速下降到2015年28公里。更令人担心的是，尽管部分年度数据较为平稳，但是银行地理距离下降的趋势几乎是单调的，并没有呈现明显的逆转趋势，以2008年作为起点，大致按照每三年10公里的趋势直线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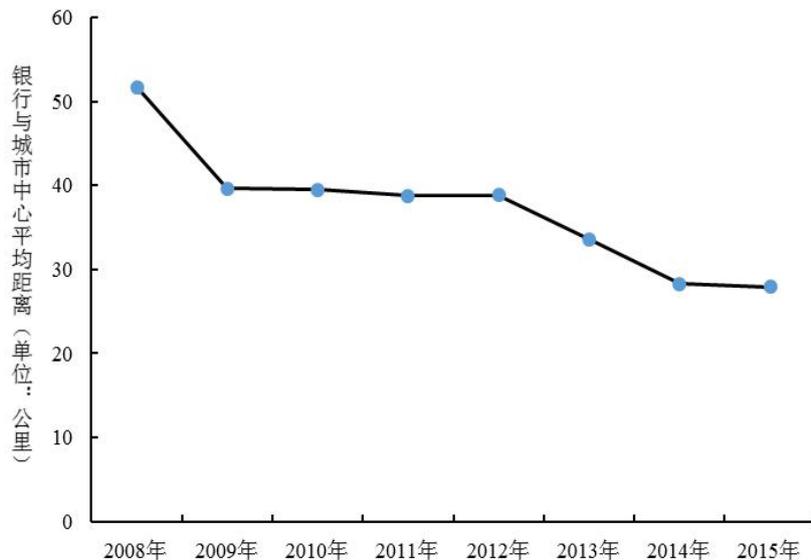


图1 2008~2015年全国银行地理距离平均值

图1从绝对值的视角展示了银行分支机构地理距离下降的趋势，本文继续从相对值视角来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具体来说，本文参考图1中的银行地理距离平均值，分别统计了距离城市中心地理距离大于40公里和小于40公里的分支机构占当年新设分支机构的比例（图2）。2008年，大约有半数的新设分支机构位于距离城市中心40公里以外的地区，而这一比例在2015年已经下降到不足三分之一。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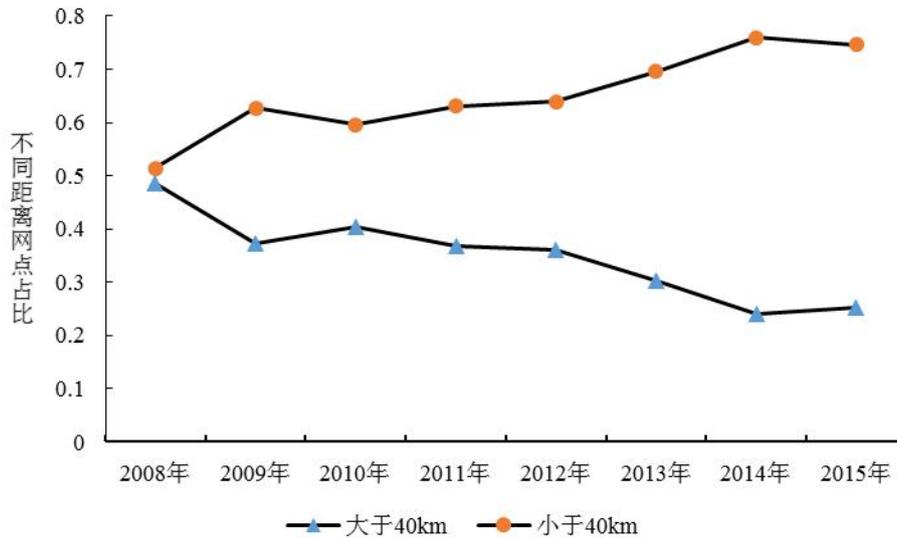


图2 2008~2015年不同距离分支机构占比

综合上述发现，一个令人非常担心的现实摆在面前：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在不断地远离农村，进入城市，笔者把这一现象叫做银行“离乡进城”。银行离城市越来越近，离农村越来越远，银行服务农村的能力在持续弱化。

2. 银行“离乡进城”：属性差异。中国的银行大致可以分为涉农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涉农机构，是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农村金融服务主力军）和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其他机构），其中涉农机构主要包括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①。在这一分类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考察了涉农机构和其他机构分支机构地理距离，主要发现是：首先，涉农机构地理距离明显高于其他机构地理距离，2008年涉农机构与城市中心的地理距离多出其他机构大约20公里，2015年这一距离进一步扩大到大约30公里，这说明涉农机构一直是中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其次，其他机构的银行地理距离从2008年的44公里迅速下降到2015年的18公里，说明其他机构服务农村的能力已经大大弱化；最后，涉农机构的银行

^① 这一划分标准也是官方文件中认可的。例如，在《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三农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银监办发[2017]31号）中，银监会专门点名了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其中农业银行要夯实三农金融事业部各项机制，以增强县支行经营功能为落脚点，进一步放权提效，邮储银行要完善三农金融事业部运作机制，打造专业化农服体系，而其他有条件的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则只要求其要逐步探索建立相应的服务机制，没有硬性要求。

地理距离尽管 2009~2011 年有所下降，但是 2012 年以来这一下降趋势已经得到彻底扭转，并呈现缓慢上升的势头。上述现象说明在银行“离乡进城”的大趋势下，其他机构是这一趋势的主导者，而涉农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坚守农村地区。

3. 银行“离乡进城”：地区差异。笔者进一步考察银行“离乡进城”趋势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图 3）。从东、中、西部来看^①，整体上三者都存在着同样的下降趋势，银行地理距离总体上是在不断变小，银行分支机构越来越靠近城市。但是，三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细微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中部地区银行地理距离在 2015 年呈现一定的反转，但是这种反转是否具有持续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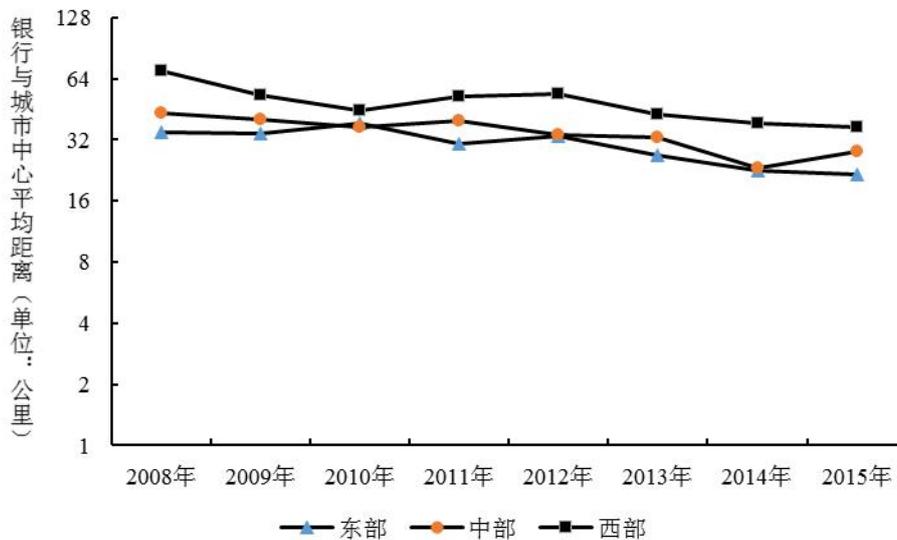


图 3 2008~2015 年全国银行地理距离平均值：地区差异

三、理论模型

本节沿用 Carling and Lundberg (2005)、Hauswald and Marquez (2006) 以及 Agarwal and Hauswald (2010) 的模型设定，考察在面临信息不对称时地理距离如何影响银行的贷款决策^②。具体地，银行在考虑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批准贷款申请过程中需要基于内部评级对合格的贷款人进行筛选，而贷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11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8 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 个省（市、自治区）。

^② Agarwal and Hauswald (2010)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强调，如果银行或者贷款人的信息优势主要来自本地，那么银行给距离较远的贷款人提供贷款时犯错的概率更高，从而信用违约的可能性也将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变大。Brevoort and Wolken (2009) 提供了经验文献上的总结。Agarwal and Hauswald (2010) 还列举了存在当地信息优势情况下，股权、基金、企业并购以及商业地产交易等其他领域里地理距离影响金融决策的研究。

款评级过程中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成本与地理距离正相关^①。

定义 S 为银行审批时的贷款规模， S 不随时间变化，并且经批准后，银行将不会就贷款规模进行协商。简单起见，假设所有贷款人都申请相同规模的贷款，可以将其标准化为 1。贷款的支付利率为 r ，贷款违约的可能性定义为 P ，但具有个体异质性，进一步表示成 P_i 。同时，假定贷款人在贷款申请时已知自身的违约概率 P_i 。对于违约贷款，回收率为 $1 - v$ 。此外，银行评估贷款申请的费用以 c 表示。

在银行实行信贷配给以最大化利润的假设下，并非所有贷款都被批准。事实上，银行只会批准那些预期回报率超过银行资金机会成本的贷款。假设银行的机会成本方案是将资金投资于基准利率为 r_b 的政府债券。在上述设定下，只有期望的净利润为正时，银行才会给企业 i 提供贷款：

$$E(\pi_i) = (1 - P_i)(r - r_b) - P_i(v + r_b) - c > 0 \quad (1)$$

π_i 表示银行利润。极端条件下违约贷款偿还率为零，也即 $v = 1$ ，从而 (1) 式简化为：

$$E(\pi_i) = (r - r_b) - P_i(1 + r) - c > 0 \quad (2)$$

显然，银行可以依据 (2) 式，构建两类决策：一是直接将贷款利率表示成违约概率 P_i 的函数，并以此作为信贷批复的决策标准；二是在给定一个前定最优利率情况下，银行可以决定直接拒绝给哪些企业提供贷款。实际上，Stiglitz and Weiss (1981) 对后一类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现实中这一做法也较为符合银行的实际决策^②。具体来说，银行拒绝放款的条件表示成：

$$P_i > [(r - r_b) - c] \div (1 + r)。$$

接下来考虑信息不对称的影响。银行获取有关违约概率 P_i 的确切信息需要信息搜寻并支付成本。假定银行在具体的评估过程中需要支付固定成本 c ，且使用参数 P_i^A 表示评估结果。设定评估过程遵循： $P^A = P_i + \varepsilon_i$ ， $E(\varepsilon_i) = 0$ 。更进一步，定义信息误差项的方差与地理距离成正比， $Var(\varepsilon_i) = (\sigma d)^2$ ，即银行在采取信贷评级等措施时会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距离越大、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在具体的评估过程中出现误判导致的成本也越大^③。

^① 经济理论从信息获取和交易成本两个角度明确了地理距离影响信贷市场交易的机制。如 Petersen and Rajan (2002) 指出，当地贷款人可以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搜集关于小公司的“软”信息，从而获取信息优势，相反距离较远的竞争者可能无法获取同等程度的当地信息。Hauswald and Marquez (2006) 把这一概念明确化，将银行专有信息的质量表示成银行和借款人之间距离的递减函数。经验文献也提供了距离影响信贷资源配置的证据。Petersen and Rajan (2002) 指出了信用决策所必需的“软”信息的本地性质。Degryse and Ongena (2005) 基于比利时的数据发现，距离可以通过空间价格歧视影响信贷交易。DeYoung et al. (2008) 发现小企业商业贷款的违约概率会随着地理距离增加而变大，但这种影响会因为银行提高信贷评级技术而弱化。

^② 限于数据，笔者无法获知银行在各个地区执行的实际贷款利率，也缺少企业具体的利率承担情况。因而，下文将距离导致的成本差异直接内化到信息更新过程中。

^③ 实际上，信息成本的产生既可能来自金融机构，也可能来自其服务对象 (Brevoort and Wolken, 2009)。本文主要从银

进一步假定银行会认为利率 r_i^A 与评估后的违约概率 P_i^A 正相关。用 P_i^A 替换 P_i ，此时银行的利润条件表示成：

$$E(\pi_i) = (r_i^A - r_b) - P_i^A(1 + r_i^A) + E(\varepsilon)(1 + r_i^A) - c > 0 \quad (3)$$

考虑到部分贷款人知晓 P_i 包含的信息，因此新的规则只有在 $P_i^A < P_i$ 时才能吸引部分贷款人去银行贷款。余下贷款人将不再参与资金分配从而退出信贷市场。这意味着：

$$\begin{aligned} E(\pi_i) &= (r_i^A - r_b) - P_i^A(1 + r_i^A) + E(\varepsilon_i | P_i^A \leq P_i)(1 + r_i^A) - c \\ &= (r_i^A - r_b) - P_i^A(1 + r_i^A) + E(\varepsilon_i | \varepsilon_i \leq 0)(1 + r_i^A) - c \end{aligned} \quad (4)$$

为了具体地呈现（4）式表示的选择效应，假定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形式。设定这一假设的好处在于能找到显示表达式，即 $E(\varepsilon_i | \varepsilon_i \leq 0) = -\sigma d \cdot \varphi(0) / \Phi(0) = -\sigma d \cdot \sqrt{2/\pi}$ ，其中 $\varphi(\cdot)$ 和 $\Phi(\cdot)$ 分别表示正态分布的核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此时，面临信息成本后的银行利润最大化条件表示成：

$$E(\pi_i) = (r_i^A - r_b) - (P_i^A + \sigma d \cdot \sqrt{2/\pi})(1 + r_i^A) - c > 0 \quad (5)$$

简化掉常数项 $\sigma\sqrt{2/\pi}$ 的影响，可以得到考虑地理距离影响后，银行授予企业贷款的临界条件为：

$$P_i^{cutoff} \equiv (P_i^A + d) < \frac{r_i^A}{1 + r_i^A} - \left(\frac{r_b + c}{1 + r_i^A} \right) \quad (6)$$

银行会在相应的贷款执行时确定利率，同时利润最大化条件显示，银行具有主动的定价权以获取正利润。因此，（6）式右侧数值给定时，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银行拒绝提供贷款的贷款人数量不断增加，这也意味着获得贷款的可能性随着银行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模型没有直接考虑地理距离对银行收益的影响。从理论逻辑上，地理距离影响银行收益的主要机制是：随着地理距离增加，银行成本必然增加（例如管理成本等），在给定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将直接降低银行从贷款中获得的收益。因此，笔者可以在前述贷款评估成本 c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管理成本 $c2 = \tau d$ ，其中 $\tau > 0$ ，意味着地理距离越大，银行管理成本越高。进一步地，可以在（1）式的成本中进一步加入 $c2$ ，最终得到的临界条件在方向上与（6）式是一致的，从而获得贷款可能性与银行地理距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依然成立^①。

行的视角出发，基于分支机构的地址信息获取地理距离。设定信息成本为地理距离的函数，有效地简化了银行—企业借贷关系中的信息甄别问题。Berger and Udell（2002）具体讨论了小微企业借贷中软信息的重要性。

^①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考虑到结论没有显著变化，出于节省篇幅的原因，笔者没有报告推导过程，留存备案。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变量、模型和数据

本文主要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角度考察银行“离乡进城”对城乡发展的影响。从直接影响上来看，银行“离乡进城”必然影响到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为了检验这一效应，本文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通过不同层面的数据相互进行印证。具体说明如下：

1.个体层面：银行“离乡进城”与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在微观层面，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数据。CLDS 是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第一个以劳动力为主题的全国性调查，样本覆盖中国 29 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在抽样方法上，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multistage cluster, stratified, PPS sampling）。CLDS 于 2011 年在广东省开展了试调查，于 2012 年完成第一次全国性调查。本文使用的是 2012 和 2014 年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这一数据是目前家户调查数据中为数不多可以精确匹配到城市层面的数据^①。笔者主要使用 CLDS 的农村样本，考察对象是被访者的金融可得性（*fs*）。根据 CLDS 的数据，本文基于被访者有无借款来定义金融可得性。据此设定如下基准估计模型：

$$fs_{i,j,t}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distance_{i,t} + \alpha_c \times 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j,t} \quad (7)$$

在(7)式中， $distance_{i,t}$ 是本文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代表第 i 个城市第 t 年的银行地理距离， $fs_{i,j,t}$ 代表第 i 个城市的第 j 个被访者在第 t 年的金融可得性。理论上，银行与城市中心的地理距离越大，意味着越多的银行分支机构位于农村地区，从而被访者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就越高。因此，本文预计 $distance_{i,t}$ 的估计系数 α_1 将为正。

本文同时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家户金融可得性的其他变量，参见表 1。

表 1 个体层面主要变量列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缩写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金融可得性	fs	被访家庭是否有借款，有借款时 fs=1，否则 fs=0
解释变量	银行地理距离	distance	对数化的新设银行业分支机构与城市中心的地理距离
控制变量	家庭收入	income	对数化的家庭总收入，单位：元
	受访者年龄	age	对数化的受访者年龄，单位：年
	受访者性别	male	受访者为男性，male=1，否则 male=0
	受访者教育程度	edu	受访者教育程度为高中（或相当于高中）及以上，edu=1，否则 edu=0

^① 其他大型家户调查数据往往只公布了省份代码，对城市层面 ID 采用顺序编码的形式予以隐藏，因而无法将其根据名称或者国家统计局行政区划编码进行精确匹配。

受访者政治面貌	party	受访者为党员, party=1, 否则 party=0
受访者是否为独生子女	single	受访者为独生子女, single=1, 否则 single=0
是否拥有房产	house	家庭拥有房产, house=1, 否则 house=0
是否拥有汽车	car	家庭拥有汽车, car=1, 否则 car=0
到公交站距离	dis_bus	对数化的到最近公交站距离, 单位: 公里
村庄家庭平均收入	avincome	对数化的村庄家庭总收入平均值, 单位: 元

2.城市层面：银行“离乡进城”与农村地区贷款占比。在宏观层面，笔者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获取了2008~2015年的相应数据。本文用农村地区贷款占全市贷款比重来衡量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这一指标反映了某一城市的全部贷款中有多大比例用于农村地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了全市贷款数量和市辖区贷款数量，本文将农村地区贷款数量定义为全市贷款数量减去市辖区贷款数量，在此基础上定义农村地区贷款比重（*rural*）。据此设定如下基准估计模型。

$$rural_{i,t}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distance_{i,t} + \alpha_c \times 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8)$$

在（8）式中， $distance_{i,t}$ 是本文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对数化的第*i*个城市第*t*年的银行地理距离。理论上，银行与城市中心的地理距离越大，意味着越多的银行分支机构位于农村地区，这将有利于农村地区获得金融资源，因此农村地区贷款比重就越高。因此，笔者预计， $distance_{i,t}$ 的估计系数 α_1 将是正向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在这里定义的农村地区是除了市辖区之外的全部地区，包括了通常意义上的县城等在内，考虑这一因素，真实的农村地区贷款比重还要远低于这一数值，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平等程度可能还要更大。

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农村地区贷款比重的其他变量，参见表2。

表2 个体层面主要变量列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缩写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农村地区贷款比重	rural	(全市贷款数量-市辖区贷款数量)÷全市贷款数量
解释变量	银行地理距离	distance	对数化的新设银行业分支机构与城市中心的平均地理距离
控制变量	人口密度	density	对数化的人口密度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labor1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 单位: %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labor2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 单位: %
	工资水平	wage	对数化的职工平均工资, 单位: 元
	外商实际投资	fdi	对数化的外商实际投资额, 单位: 万美元
	地区生产总值	gdp	对数化的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 万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industry1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单位: %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industry2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单位: %	

(二) 初步分析

1.银行“离乡进城”与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个体层面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表3报告了个体层面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大约33%的农村家庭具有负债，这一数据与既有研究的发现是大体一致的，例如

尹志超等（2015）使用 CHFS 得到的结果显示，这一比例大约为 32.5%。在家庭财富方面，大约 82% 的被访者拥有自己的住房，大约 11% 的被访者拥有汽车。

表 3 个体层面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金融可得性	0.330	0.470	0.000	1.000
家庭收入	6.091	4.585	0.000	14.914
受访者年龄	3.814	0.361	0.693	4.727
受访者性别	0.562	0.496	0.000	1.000
受访者教育程度	0.138	0.345	0.000	1.000
受访者政治面貌	0.061	0.239	0.000	1.000
受访者是否为独生子女	0.077	0.266	0.000	1.000
是否拥有房产	0.817	0.387	0.000	1.000
是否拥有汽车	0.106	0.308	0.000	1.000
到公交站距离	-0.060	1.728	-4.605	6.215
村庄家庭平均收入	6.118	4.202	0.364	12.012

为了初步观察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的影响，笔者进一步绘制了二者的散点图，见图 4。在图 4 中，横轴代表了银行地理距离，纵轴代表了每一个距离对应的样本家庭金融可得性平均值，从图形上看，二者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银行地理距离越大，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就越高，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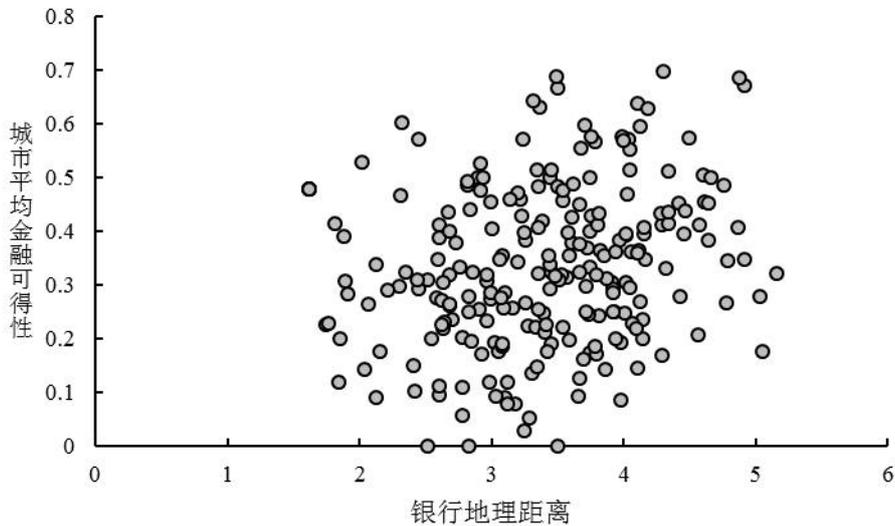


图 4 银行地理距离与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的散点图

2. 银行“离乡进城”与农村地区贷款比重：城市层面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表 4 报告了城市层面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平均来看农村地区获得贷款占当地全部贷款的比重为 39.7%，这说明当前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确实存在着不平等，农村地区获得的贷款比重偏低。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村地区贷款比重	0.397	0.216	0.000	0.807
人口密度	5.742	0.885	2.883	7.200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2.846	5.881	0.030	37.450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45.004	14.033	11.760	77.500
工资水平	10.510	0.332	9.753	11.255
外商实际投资	10.048	1.668	5.485	13.868
地区生产总值	7.060	0.920	5.155	9.573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12.957	7.917	0.570	35.080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50.124	10.110	22.010	75.800

为了初步观察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地区贷款比重的影响，笔者进一步绘制了二者的散点图，见图5。在图5中，横轴代表了银行地理距离，纵轴代表了每一个距离对应的农村地区贷款比重，从图形上看，二者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银行地理距离越大，农村地区获得的贷款比重就越高，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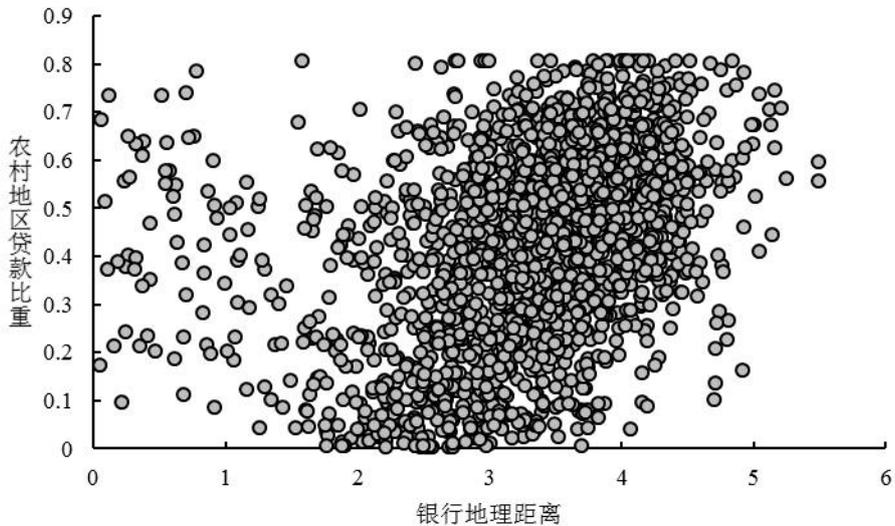


图5 银行地理距离与农村地区贷款比重的散点图

五、银行“离乡进城”与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个体层面回归结果

（一）银行地理距离与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的基准结果

利用被访者家庭层面数据，本文采用（7）式估计了银行地理距离对金融可得性的影响，结果见表5。由于被解释变量金融可得性是一个0—1变量，因此表5中（1）～（3）列是线性概率模型（LPM）的回归结果，（4）～（6）列是用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由于两种方法得到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本文后面的部分将着重围绕线性概率模型结果进行讨论。

从表 5 第 (1) 列可以看出，在不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银行地理距离的估计系数为正，并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银行地理距离越大（即银行离农村越近），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得性就越高，这初步支持了本文开始的讨论。第 (2) 列进一步加入了一系列家庭特征控制变量之后，银行地理距离的估计系数有轻微下降，但是仍然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银行地理距离对金融可得性的影响并不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第 (3) 列进一步控制了村庄特征的影响，银行地理距离的估计系数仍然不受影响，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除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上述估计结果还具有非常可观的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性。以表 5 第 (1) 列为例，线性概率模型下的估计系数近似反映了银行地理距离的边际效应，在本文设置下，这意味着银行地理距离增加 1%，农村家庭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大约增加 0.036%，据此可以简单测算得到如果银行地理距离增加 10 公里（参照根据表 1 中银行地理距离均值 28 公里估算，大致相当于银行地理距离增加了 35% 左右），农村家庭获得贷款比例会增加 1.3%，这在经济意义上是较为可观的。

表 5 的估计结果表明，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得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银行离农村越近，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得性就越高。反过来，这一结果意味着银行“离乡进城”将降低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得性。

表 5 银行地理距离与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金融可得性					
	线性概率模型			Probit模型		
	(1)	(2)	(3)	(4)	(5)	(6)
银行地理距离	0.036*** (7.134)	0.028*** (5.340)	0.026*** (4.756)	0.099*** (7.098)	0.077*** (5.220)	0.070*** (4.650)
家庭收入	—	-0.005*** (-2.644)	-0.002 (-1.031)	—	-0.013** (-2.427)	-0.005 (-0.861)
受访者年龄	—	-0.174*** (-14.206)	-0.176*** (-14.172)	—	-0.485*** (-14.112)	-0.492*** (-14.072)
受访者性别	—	-0.002 (-0.298)	-0.003 (-0.425)	—	-0.006 (-0.291)	-0.009 (-0.412)
受访者教育程度	—	-0.078*** (-6.428)	-0.074*** (-6.093)	—	-0.218*** (-6.187)	-0.209*** (-5.863)
受访者政治面貌	—	-0.007 (-0.438)	-0.005 (-0.317)	—	-0.022 (-0.468)	-0.016 (-0.335)
受访者是否为独生子女	—	-0.007 (-0.513)	-0.007 (-0.489)	—	-0.021 (-0.497)	-0.020 (-0.474)
是否拥有房产	—	0.090*** (8.782)	0.084*** (7.961)	—	0.256*** (8.441)	0.240*** (7.663)
是否拥有汽车	—	0.001	0.007	—	0.004	0.020

当乡村振兴遇上“离乡进城”的银行：银行地理距离重要吗？

	—	(0.112)	(0.541)	—	(0.097)	(0.532)
到公交站距离	—	—	-0.000	—	—	-0.000
	—	—	(-0.059)	—	—	(-0.040)
村庄家庭平均收入	—	—	-0.023***	—	—	-0.067***
	—	—	(-4.161)	—	—	(-4.171)
年度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常数项	0.210***	0.882***	0.934***	-0.770***	1.089***	1.238***
	(12.039)	(17.411)	(17.511)	(-15.854)	(7.754)	(8.357)
样本量	15501	14620	14197	15501	14620	14197
r2_a	0.003	0.024	0.025	0.003	0.020	0.021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基于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二) 扩展讨论：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在 CLDS 中，调查者还询问了被访家庭是否对外提供借款的信息，尹志超等（2015）用这一信息来衡量非正规金融。参考这一做法，本文定义农村非正规金融如下：当被访家庭对外提供借款，非正规金融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接下来本文将考察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非正规金融有何影响？一个很自然的推测是，家庭对外提供借款和家庭金融可得性相当于一个反事实，两者之间应该呈现替代关系，当被访者能够从正规金融市场获得金融服务的时候，自然会挤出非正规金融。根据这一逻辑，本文预计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估计系数将是负的，估计结果见表 6。

由于被解释变量非正规金融是一个 0—1 变量，因此表 6 中（1）~（3）列是用线性概率模型（LPM）的回归结果，（4）~（6）列是用 *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由于两种方法得到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本文后面的部分将着重围绕线性概率模型结果进行讨论。从表 6 第（1）列可以看出，在不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银行地理距离的估计系数为负，并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银行地理距离越大（即银行离农村越近），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参与度就越低，这初步支持了前面的讨论。第（2）列进一步加入了一系列家庭特征控制变量之后，银行地理距离的估计系数有轻微下降，但是仍然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银行地理距离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并不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第（3）列进一步控制了村庄特征的影响，银行地理距离的估计系数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表 6 的估计结果表明，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银行离农村越近，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得性就越高，从而非正规金融参与就越低。反过来，这一结果意味着银行“离乡进城”将引致农村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作为替代。

表 6 银行地理距离与农村非正规金融：个体层面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非正规金融					
	线性概率模型			Probit模型		
	(1)	(2)	(3)	(4)	(5)	(6)
银行地理距离	-0.017***	-0.013***	-0.011***	-0.142***	-0.105***	-0.088***

当乡村振兴遇上“离乡进城”的银行：银行地理距离重要吗？

	(-6.557)	(-4.995)	(-4.258)	(-6.644)	(-4.376)	(-3.550)
家庭收入	—	0.004***	0.003***	—	0.089***	0.078***
	—	(5.370)	(3.928)	—	(6.127)	(5.024)
受访者年龄	—	-0.086***	-0.084***	—	-0.685***	-0.671***
	—	(-12.414)	(-12.093)	—	(-13.797)	(-13.287)
受访者性别	—	0.016***	0.016***	—	0.158***	0.162***
	—	(4.004)	(4.063)	—	(4.289)	(4.332)
受访者教育程度	—	0.029***	0.028***	—	0.148***	0.131***
	—	(3.746)	(3.569)	—	(3.096)	(2.684)
受访者政治面貌	—	0.018*	0.017*	—	0.160**	0.150**
	—	(1.944)	(1.743)	—	(2.302)	(2.114)
受访者是否为独生子女	—	-0.004	-0.003	—	-0.078	-0.074
	—	(-0.543)	(-0.486)	—	(-1.079)	(-1.004)
是否拥有房产	—	-0.040***	-0.039***	—	-0.252***	-0.225***
	—	(-6.610)	(-6.221)	—	(-6.166)	(-5.377)
是否拥有汽车	—	0.042***	0.042***	—	0.273***	0.265***
	—	(4.950)	(4.870)	—	(5.340)	(5.117)
到公交站距离	—	—	-0.002	—	—	-0.014
	—	—	(-1.613)	—	—	(-1.254)
村庄家庭平均收入	—	—	0.005**	—	—	0.079**
	—	—	(2.183)	—	—	(2.220)
年度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常数项	0.117***	0.515***	0.499***	-1.086***	1.774***	1.551***
	(12.573)	(17.125)	(16.190)	(-15.097)	(8.565)	(7.065)
样本量	15501	14620	14197	15501	14620	14197
r ² _a	0.003	0.058	0.059	0.007	0.125	0.128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基于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三）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估计

一方面，尽管本文已经尽可能控制了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但是仍然有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家庭风险偏好等，从而有可能低估了银行地理距离的影响。另一方面，银行地理距离变化有可能也受到农村家庭金融需求的影响，这种逆向因果关系会高估银行地理距离的影响。综合起来，由于遗漏变量和逆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为了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笔者采用经典的工具变量回归方法来解决。

在这里，笔者使用对数化的各地辖区面积作为银行地理距离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幅员越辽阔，银行分支机构的分布就越分散，从而银行地理距离就越大，这就很好地满足了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从工具变量的排他性来看，各地辖区面积不太可能通过其他渠道来直接影响金融可得性，特别是已经大量控制了家庭特征的情况下。综合起来，各地辖区面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可以很好地

满足工具变量的性质。基于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见表 7。

表 7 中的第 (1) 列是两阶段估计 (2SLS) 中的第一阶段估计结果，笔者发现辖区面积的估计系数为正，并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与本文的推测是一致的，表明辖区面积越大，银行分支机构越分散，从而银行地理距离就越大，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得到很好的满足。工具变量的 F 值远远超过了通常认为的 10 的门槛值，这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 (2) 列是第二阶段估计结果，笔者发现银行地理距离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并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考虑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之后，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充分说明了本文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表 7 银行地理距离与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工具变量估计

	(1) 银行地理距离 第一阶段	(2) 金融可得性 第二阶段
银行地理距离	—	0.102*** (7.285)
工具变量: 城市辖区面积	0.423*** (54.926)	—
家庭收入	0.001 (0.502)	-0.002 (-0.764)
受访者年龄	-0.029* (-1.659)	-0.173*** (-13.272)
受访者性别	-0.001 (-0.115)	0.001 (0.132)
受访者教育程度	-0.064*** (-3.937)	-0.069*** (-5.489)
受访者政治面貌	0.008 (0.357)	-0.013 (-0.778)
受访者是否为独生子女	-0.047** (-2.245)	-0.003 (-0.189)
是否拥有房产	0.039*** (2.701)	0.064*** (5.652)
是否拥有汽车	-0.025 (1.486)	0.005 (-0.346)
到公交站距离	0.050*** (15.287)	-0.002 (-0.888)
村庄家庭平均收入	-0.073*** (-10.566)	-0.017*** (-2.863)
年度效应	是	是
常数项	-0.392*** (-4.113)	0.663*** (9.358)
样本量	13227	13227
F 统计量	3016.82***	—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基于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六、银行“离乡进城”与农村地区贷款比重：城市层面回归结果

(一) 银行地理距离与农村地区贷款比重的基准结果

利用城市层面的宏观数据，本文采用 (8) 式估计了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地区贷款比重的影响，结果见表 8。其中第 (1) ~ (2) 栏是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的估计结果，差别在于是否引入控制变量。笔者充分意识到采用宏观数据时，银行地理距离与农村地区贷款比重之间同样存在着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可能遗漏了一些影响农村地区贷款比重的重要变量，例如城市政府质量等；另一方面，

银行地理距离也可能受到农村地区贷款比重的影响，这种逆向因果关系可能会高估银行地理距离的影响。综合起来，由于遗漏变量和逆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笔者同样采用个体层面估计时所使用的对数化的各地辖区面积作为银行地理距离的工具变量，使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从表 8 第（1）列可以看出，在没有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银行地理距离的估计系数为正，并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银行地理距离越大（即银行离农村越近），农村地区获得贷款比重就越高，这与个体层面回归得到的结果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从第（2）列可以看出，在添加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之后，银行地理距离的估计系数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地区贷款比重的影响在主要性质上并不受到控制变量的影响。

从经济意义上看，以表 8 第（1）列为例，回归结果意味着银行地理距离增加 1%，农村家庭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大约增加 0.093%，据此可以简单测算得到如果银行地理距离增加 10 公里（参照根据表 1 中银行地理距离均值 28 公里估算，大致相当于银行地理距离增加了 35% 左右），农村地区贷款比重会增加大约 3.3%，这在经济意义上是不可忽视的。

表 8 第（3）列是两阶段估计中的第一阶段估计结果，笔者发现辖区面积的估计系数为正，并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与之前的发现是一致的，表明辖区面积越大，银行分支机构越分散，从而银行地理距离就越大，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得到很好的满足。工具变量的 F 值远远超过了通常认为的 10 的门槛值，这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4）列是第二阶段估计结果，银行地理距离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并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考虑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之后，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地区贷款比重的影响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充分说明了本文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表 8 的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在普通最小二乘法还是在工具变量方法下，银行地理距离变量都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银行地理距离确实对农村地区贷款比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结合前述微观层面分析结果，这说明银行地理距离缩小在个体层面上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得性，在宏观层面上则降低了农村地区贷款比重。这意味着，银行“离乡进城”恶化了农村地区金融资源配置。

表 8 银行地理距离与农村地区贷款比重的回归结果

	(1)	(2)	(3)	(4)
	农村地区贷款比重 OLS	农村地区贷款比重 OLS	银行地理距离 第一阶段	农村地区贷款比重 第二阶段
银行地理距离	0.093*** (15.700)	0.053*** (11.103)	— —	0.238*** (8.672)
工具变量:城市辖区面积	— —	— —	0.544*** (9.601)	— —
人口密度	— —	-0.026*** (-4.824)	0.136** (2.274)	0.035*** (2.725)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	-0.005*** (-6.312)	0.008 (1.468)	-0.004*** (-3.262)

当乡村振兴遇上“离乡进城”的银行：银行地理距离重要吗？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0.000	0.002	0.000
	—	(-0.452)	(1.217)	(0.546)
工资水平	—	-0.134***	0.105	-0.087**
	—	(-5.119)	(0.804)	(-2.533)
外商实际投资	—	-0.015***	0.028	-0.013***
	—	(-4.291)	(1.439)	(-2.625)
地区生产总值	—	0.047***	-0.015	-0.029**
	—	(6.378)	(-0.270)	(-1.986)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	0.016***	0.023***	0.008***
	—	(19.524)	(4.331)	(4.251)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	0.006***	0.013***	0.003***
	—	(11.794)	(5.082)	(4.376)
年度效应	否	是	是	是
常数项	0.067***	1.028***	0.292	-4.807***
	(2.788)	(3.707)	(0.786)	(-2.964)
样本量	2193	2009	2009	2009
F统计量	—	—	61.24***	—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基于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二）扩展讨论：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地区贷存比的影响

表 8 的结果显示，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地区贷款比重具有显著影响。理论上，农村地区贷款比重的增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留住农村地区金融资源，即农村地区存款更多地留在了农村地区，从而提高了农村地区贷款占当地贷款的比重；另一种是市区支援农村，即市区存款转化为农村地区贷款。由于第二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并且往往与特定政策要求有关，现实中往往是农村经济领域以外的资金不敢进入，而且农村经济领域现存的非常紧缺的金融存量产生外逃（田力等，2004）。因此笔者重点关注农村地区贷存比小于 1 的样本，考察在这些样本中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地区贷存比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9。

从表 9 第（1）列可以看出，在没有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银行地理距离的估计系数为正，并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银行地理距离越大（即银行离农村越近），农村地区贷存比越高。从第（2）列可以看出，在添加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之后，银行地理距离的估计系数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地区贷存比的影响比较稳健性。第（3）～（4）列是基于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银行地理距离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并且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考虑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之后，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地区贷存比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这充分说明了本文估计结果主要性质的可靠性。表 9 的估计结果表明，银行地理距离越大（即银行离农村越近），越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存款资源就地转化为贷款，从而有利于改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

表 9 银行地理距离与农村地区贷存比的回归结果

	(1)	(2)	(3)	(4)
--	-----	-----	-----	-----

当乡村振兴遇上“离乡进城”的银行：银行地理距离重要吗？

	贷存比 OLS	贷存比 OLS	银行地理距离 第一阶段	贷存比 第二阶段
银行地理距离	0.032*** (7.532)	0.021*** (5.005)	— —	0.033* (1.825)
IV: 城市辖区面积	— —	— —	0.507*** (6.184)	— —
人口密度	— —	-0.023*** (-4.627)	0.153* (1.853)	-0.020*** (-2.839)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	0.000 (0.455)	0.023*** (3.607)	0.000 (0.272)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	0.001*** (3.703)	0.004* (1.805)	0.001*** (3.723)
工资水平	— —	0.045** (2.001)	0.020 (0.133)	0.048** (2.084)
外商实际投资	— —	-0.011*** (-3.635)	0.033 (1.489)	-0.011*** (-3.657)
地区生产总值	— —	0.037*** (5.287)	-0.128 (-1.616)	0.034*** (4.254)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 —	0.007*** (8.753)	0.016** (2.371)	0.007*** (6.723)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 —	0.004*** (7.383)	0.011*** (3.301)	0.004*** (6.755)
年度效应	否	是	是	是
常数项	0.690*** (38.797)	-0.074 (-0.302)	-0.129 (-0.494)	-2.876 (-1.451)
样本量	1421	1314	1314	1314
F统计量	—	—	38.24***	—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基于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七、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中，笔者进一步分别构造与城市中心距离超过 40 公里和 20 公里的银行分支机构占比。显而易见，这一比重越高，代表分布在农村地区的银行业分支机构比例就越多。笔者进一步用这一变量来替代银行地理距离，再次检验其对农村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10。在表 10 中，微观层面是农村地区银行业分支机构比例对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的检验结果，宏观层面是农村地区银行业分支机构比例对农村地区贷款比重的检验结果。笔者发现，无论是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还是使用工具变量法，农村地区银行业分支机构比例的估计系数依然始终为正，并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地区银行业分支机构比例越高，农村地区获得的金融资源配置就越多，这与之前得

到的结论是一致的，进一步说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 10 稳健性检验：农村地区银行业分支机构比例作为关键解释变量

微观层面：农村地区银行业分支机构比例与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				
	被解释变量：金融可得性			
	(1) OLS	(2) 工具变量	(3) OLS	(4) 工具变量
地理距离大于40公里银行分支机构占比	0.101***(7.431)	0.248***(7.325)	—	—
地理距离大于20公里银行分支机构占比	—	—	0.082***(5.917)	0.404***(7.19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度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936***(19.988)	0.897***(16.981)	0.935***(19.863)	0.774***(12.738)
样本量	14620	13227	14620	13227
F统计量	—	4376.73***	—	1179.17***

宏观层面：农村地区银行业分支机构比例与农村地区贷款比重				
	被解释变量：农村地区贷款比重			
	OLS	工具变量	OLS	工具变量
	(1)	(2)	(3)	(4)
地理距离大于40公里银行分支机构占比	0.183***(12.528)	0.917***(8.740)	—	—
地理距离大于20公里银行分支机构占比	—	—	0.204***(15.686)	1.040***(7.37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度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981***(3.544)	-0.053(-0.122)	1.076***(3.939)	0.411(0.866)
样本量	2009	2009	2009	2009
F统计量	—	79.08***	—	50.72***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基于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微观层面控制变量同表 5，宏观层面控制变量同表 8。

八、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变化，尤其是西部地区，乡村衰落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立足发展全局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解决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根本之策，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落到实处，让乡村尽快跟上发展步伐。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实现农村地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实现这些目标，金融支持必不可少。但是，利用来自中国银监会的一项独特数据，本文的研究发现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事实：作为中国普惠金融体系的主力军，银行服务农村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银行整体上存在着“离乡进城”的趋势，银行分支机构越来越远离农村，靠近城市。

在此基础上，利用来自家户调查的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宏观数据，本文进一步考察了银行地理距离对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家户微观层面，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得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银行离农村越近，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得性就越高；在进一步研究中，利用家庭对外提供借款来衡量非正规金融，笔者发现当农村家庭能够从正规金融市场获得金融服务的时候，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重要性就会下降。从城市宏观层面，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地区获得贷款占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银行离农村越近，农村地区获得的贷款比重就越高；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银行地理距离对农村地区贷存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银行地理距离越大（即银行离农村越近），越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存款资源就地转化为贷款。综合上述结果，银行离农村越近，越有利于增加农村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

上述发现蕴含着直接的政策含义：当前银行“离乡进城”不利于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农村金融服务短板将极大地拖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而制约新时代农民美好生活的实现。

第一，充分发挥传统涉农银行服务农村的主力军作用。在传统上，中国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是服务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根据笔者掌握的数据，涉农银行机构网点“离乡进城”的趋势在近年来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并且这一反转趋势呈现一定的持续性。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必须充分发挥这些传统涉农银行机构的主力军作用，在监管政策、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方面向这些涉农银行机构适度倾斜。

第二，积极引导新型涉农金融机构规范发展。作为农村金融服务的有力补充，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各类新型涉农金融机构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这些新型涉农金融机构的定位是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方面扮演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据，村镇银行贷款业务以农户贷款和小企业贷款为主，这有利于更多的金融资源留在农村地区。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风险控制为前提，可以适度加快村镇银行等新型涉农金融机构发展。

第三，大力推动涉农金融服务创新。银行“离乡进城”为农村金融服务带来了挑战：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急需有力的农村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当前银行网点“离乡进城”的趋势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扭转。在这一背景下，监管机构应当大力推动银行积极开发涉农金融产品，创新涉农服务方式。例如，鼓励银行积极在农村地区推广手机银行、电子银行和微信银行等，做到“网点离乡，金融服务不离乡”。

第四，加快建设农村普惠金融网络。积极落实国家有关政策，支持各类银行与供销社、农村电商机构等进行深度合作，加快建设以农村金融服务站为代表的轻型服务站点，力争实现农村金融服务站“村村通”，提供开户申请、小额取款、转账汇款、代缴费、补贴领取、金融咨询等各类业务，满足农村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为农村居民提供省时、省力、省心的优质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1. 蔡卫星，2016：《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放松、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金融研究》第6期。

- 2.蔡卫星, 2019:《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第4期。
- 3.方芳、蔡卫星, 2016:《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成长:来自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7期。
- 4.黄祖辉, 2018:《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 5.刘锡良, 2006:《中国转型期农村金融体系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 6.粟芳、方蕾, 2016:《中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供给不足还是需求不足?——银行、保险和互联网金融的比较分析》,《管理世界》第9期。
- 7.田力、胡改导、王东方, 2004:《中国农村金融融量问题研究》,《金融研究》第3期。
- 8.王国刚, 2018:《从金融功能看融资、普惠和服务“三农”》,《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
- 9.许圣道、田霖, 2008:《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研究》,《金融研究》第7期。
- 10.尹志超、吴雨、甘犁, 2015:《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经济研究》第3期。
- 11.Agarwal.S., and R. Hauswald, 2010, “Distance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in Lending”,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3(7): 2757-2788.
- 12.Berger.A., and G. F. Udell, 2002, “Small Business Credit Availability and Relationship Lending: The Importance of Bank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conomic Journal*, 112(477): F32-F53.
- 13.Brevoort.K., and D. Wolken, 2009, *Does Distance Matter in Banking?.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Banking and Finance*, Springer US.
- 14.Carling.K., and S. Lundberg, 2005,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Distanc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Geographical Credit Rationing”,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57(1): 39-59.
- 15.Degryse.H., and S. Ongena, 2005, “Distance, Lending Relationships,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f Finance* 60:231-66.
- 16.Demirguc-Kunt.A., T.Beck, and .P. Honohan, 2008, *Finance for All? Policies and Pitfalls in Expanding Acces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17.DeYoung.R., G.Dennis., and P. Nigro, 2008, “Borrower-lender Distance, Credit Scoring, and Loa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nformational-opaque Small Business Borrow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7(1): 113-143.
- 18.Hauswald.R., and R. Marquez, 2006, “Competition and Strategic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in Credit Market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9:967-1000.
19. Leyshon.A., S. French., and P. Signoretta, 2008, “Financial Exclusion and the Geography of Bank and Building Society Branch closure in Brita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3(4):447-465.
20. Leyshon.A., and N. Thrift, 1994,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and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Withdrawal: Problems and Policies”, *Area*, 268-275.
21. Leyshon.A., and N. Thrift, 1995, “Geographie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Financial Abandonment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12-341.
- 22.Morrison.P., and R.O'Brien, 2001, “Bank Branch Closures in New Zealand: the Application of a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 *Applied Geography*, 21(4):301-330.

23.Petersen.M,and R.Rajan,2002, “Does Distance Still Matter?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in Small Business Lending”,*Journal of Finance*,57:2533–70.

24.World Bank, 2012,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Finance,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Team. The Little Data Book on Financial Inclusion 2012*. American:World Bank Publications.

(作者单位：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²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³珠三角科技金融产业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光明)

When Rural Revitalization Meets the Disappearing Rural Bank Branches: Does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of Bank Branches Matter?

ZHUANG Xiqin CAI Weixing

Abstract: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are considered essential for rur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arting from the information problem of bank loan approval,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caused by geographical distance on loans. Using a unique dataset from the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CBRC),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bank branches' geographical distance on the allocation of rural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of all, bank branches are vanishing from rural areas, preferring to set up local branches in urban areas at an increasing pace. Secondly,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of bank branch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avail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Thirdly,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of rural bank branch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oportion of loans in rural areas. The closer the bank branches are located in rural areas,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loans. Overal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losure of rural bank branches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allocation of rural financial resources.

Keywords: Geographical Distance of Bank Branch; Rural Financial Resources Allocation; Access to Credit; Rural Revitalization